

七日談

(海外篇)

「吃飯是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為了吃飯。」這句老生常談，重點在後半部分：活着，就要有追求，要超越飲食飽腹這類基本慾望。蘊含在前半句中「吃飯」的重要意義，反而因之被淡化，直到人無力飲食、無心飲食、食不下嚥之時。

人生如風中之燭。失去親人和寵物的巨大打擊，會令我們的食欲與其他感覺同時崩潰。整個人都麻木了，深陷濃稠的泥潭，呼吸着悲涼之霧。試着向空虛的黑洞，伸出顫抖的手，卻摸不到也抓不住任何東西。枯坐終日，腦中塞滿混亂的噪音。真餓虛了，就隨便啃兩口麵包餅乾。冰箱裏有的是現成食物，但，看都不想。

重病惡疾，也令人無法正常飲食。眾多接受安寧照顧、舒緩治療的病患，只能依賴鼻飼。患晚期食道癌的英國作家Christopher Hitchens，在絕筆《Mortality》中回憶，他胸部受放射治療後，吞嚥唾液都會痛得撕心裂肺。日本泳壇「天才少女」池江璃花子，十八歲確診急性白血病。去年讀她的新書《再游一次》，得知門病期間，藥物的副作用、併發症，常使她連續多日無法進食。

不能吃，不想吃，忘記吃……自己的疾病，親人的離去，讓活着變得那樣艱難。所以，當生理條件允許，努力進食、認真吃飯，一口，再一口，細嚼慢嚥，認真認真吃下每一口，哪怕食不知味，即使毫無心緒，或者不得不在躺平狀態下由別人餵飯——「吃」，在此刻象徵了強烈的求生欲。把每一口飯菜和着堅韌、勇敢和毅力吞下，讓它療養虛極了的肉

體，撫慰灰心破碎的靈魂。吃飯是為了活着，只有吃飯才能活着。當一個人遭受命運幾次三番的毒打，遍體鱗傷倒伏在地，心中還能幽幽一線，重新浮現吃飯、喝水的意願和決心，就等於作出了最艱難的抉擇：選擇進食，選擇活下去。

不久前，一位同事在家下樓時踩空，救護車直接送入ICU，妻子守在醫院，家中幼兒無人照顧。我們在網上發起接力愛心餐（meal train）：今天你送意麵、牛肉湯，明天我送麵包、炒菜，後天是蘋果派和炸雞……再之前，另一位同事的先生，被暴風吹倒的大樹壓死。我們一群同事和朋友也是接力送餐到她家，並且陪着她，看着她慢慢吃下去。飲一口湯，嚥一口飯。一線溫熱，直通腸胃。也許還嘗不出味道，也吃不了很多。但是，咀嚼和吞嚥，這些生來不必學習的最基本的動作，是為了一次次對自己確認，也幫助哀毀逾恆的親友確認：要活下去。

兩年前，我去中國東北，看望了四家長輩。他們與我並無血親，多年前，每一家都因為意外的事故，失去了摯愛的子女。冥冥之中，奇異緣分，將我帶入他們人生。從那以後，我對各家的牽掛，甚至多過久疏聯繫的近親。見面，少不了要一起吃飯：滿滿一桌硬菜的清真小館，地道的美式牛排、披薩，老字號的春餅和筋餅，鮑魚、滷肉和餃子的家宴。吃什麼倒在其次。對這四家人而言，以及對無數身心疲敝破碎的人，「吃」這一意願和行為本身，就是通向療癒和甦生的可能。

人海茫茫。這四家長輩的子女，若沒有在

美國因意外而早逝，我今生都不會與他們相識。每念及此，恨不能當初的事故都沒有發生，我也永遠不要走入他們的生活。然而，普通人卑微的希望、寧靜和幸福，都可能在意外的瞬間化為塵灰。死，無知無覺的無底深淵，活着的人不曾經歷，卻常因他人的死而相逢相聚，走到一起：因為人性，因為同情，因為意外和災難的颶風是那樣盲目，那樣隨機，隨時都可能吹滅自己這支弱燭。

死亡，病痛，有時反而會激發生存。但身心俱碎的生存最難。一切言語，同情也好，勸慰也罷，都在簡簡單單的食物面前蒼白無力。食物像燃料，寄託了維持生命的溫度。我的老貓因病離世後，朋友、學生送來一塊蛋糕，一盒照燒雞腿……東北的幾家長輩，多年前在美國初識其中三位時（她們是來料理子女後事的），我先從超市買了一車魚肉菜帶過去。她們語言不通，沒有汽車，也為了省錢，連續多日只靠一袋土豆、半棵白菜維生。我幫她們把食物拎進門，死寂的小屋忽然忙碌起來了。又是炒，又是炸，熱氣騰騰，香味裊裊，最後與我團團圍坐，溫暖而悲涼。人的相識要看緣分，而緣分絕不限於血緣。一碗熱湯，幾碟小菜，養神、安魂。

吃。吃吧。購買，烹飪，嚼碎，吞嚥，嚥下淚

的痛苦，生的決心。只有吃飯，勇敢地吃下每一口，才能站起來，從纏綿的病榻上，從絕望的泥潭裏。雖然走過地獄的劫灰，身心俱疲，生活再也回不到從前，但只有活着才能夠愛，才可以繼續燃燒，把世界也把周圍照亮，把自己彌縫。像出院後立即重歸泳道的池江璃花子，血癌的「焚燒」使她化作涅槃的鳳凰。她在水中搏擊的身影，就是對頑強生命的禮讚。

那句老生常談應當反過來講：「活着不是為了吃飯，但只有吃飯才能活着。」當憂患逆來，若有可能，無論多麼不情願，請一定好好吃飯。對經歷極大悲苦的人，無需多言，只需陪伴，確保他們多少吃進一些東西。生如飄萍，萍水相逢，風中之燭，燭光相照。今夕何夕，人與人因死亡、災難而偶遇，而走近。執手相握，盤中素餐，分享生的堅強。



▲候鳥在江西省湖口縣鄱陽湖鞋山水域棲息。

新華社

中歐班列通江達海(下)



自由談
陳智富

「新三樣」串起絲路產業鏈。二月，搭載六十台東風汽車整車的亞拉陸海新快線專列從武漢碼頭緩緩駛出，以鐵海聯運的方式直抵南美洲，節時十二天。新能源汽車、光伏發電設備、鋰離子電池等「新三樣」貨物，通過從武漢搭乘中歐班列的定製專列，源源不斷賣向全球，武漢日漸成為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穩定的重要力量。

技術賦能、流程革新、政策協同，多管齊下降成本，激發商貿活力。全面裝備的「AR鷹眼」系統，搭配口岸全覆蓋的智能閘口，構建可視化監管網絡，無需現場逐箱核對，無需人工干預，真正實現跨境貿易「一站式」辦理。二〇二五年，武漢市出台二十項跨境貿易便利化措施，特別是針對新能源汽車、電子信息等支柱產業量身定製通關方案，匹配產業跨境運輸特點，為一站式通關保駕護航。

科技為古老的物流鏈路注入蓬勃活力，成為中歐班列（武漢）步入快車道的密碼。前不久，陽邏港鐵水聯運二期項目投入運營，融入5G+、北斗高精度定位、激光雷達掃描、物聯網、大數據等先進智慧元素，成為全國首個鐵路裝卸自動化碼頭項目和長江中上游首個智慧碼頭，打造中西部最佳出海口，推動國際化樞紐港轉型升級。在陽邏港控制中心，全天候智能系統無聲運轉，嚴謹的科幻場景變成炫酷的現實，碩大電子屏上顯示港口、船舶、貨物、設備運行狀態等實時數據。在CSP武漢碼頭中控室，遠程操控技術令人稱奇，操作人員輕鬆化身為隔空取物的巧匠，只需輕點鼠標，便可一覽港口全景與細節，只需微動手柄，便可像抓娃娃一樣、操控龍門吊抓取集裝箱。至於智能理貨、無人集卡、口岸智能閘口等黑科技，已成保障中歐班列（武漢）的標配。據報道，陽邏港自動化裝卸技術提升效率百分之二十以上，集裝箱短駁時間從兩天壓縮至兩小時，物流成本較公水聯運下降百分之三十。

綿延水運融通世界中西，鋼鐵洪流馳騁亞歐大地，海納百川的商貿推動人類文明滾滾向前。武漢在「新沿海」開放格局的異軍突起告訴人們，中歐班列不是簡單的貨運、商貿，而是激發制度創新活力、科創加持的成功實踐。「今日交通文軌，登臨不覺亞歐遙。」中部陸海大通道日漸暢達，亞歐互聯互通，聯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和美共生。



燈下集
李廣宇

在葉靈鳳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際，陳子善教授選編出版了葉靈鳳的小說集《紫丁香》。他說：這部「葉靈鳳生前自己編定，卻不幸在戰火中失去書稿的最後一部小說集，終於以本來面目完整地呈現在世人眼前，不僅完成了葉靈鳳未了的一個遺願，不僅大有助於葉靈鳳研究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深入，也是對這位多才多藝、卓有成就的現代作家的一個獨特的紀念。」（陳子善：《〈紫丁香〉的前世今生》，《紫丁香》編者序）

對於這部《紫丁香》，葉靈鳳的確是非常看重的，因為這是他小說家生涯最後四年的絕響。在發表於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的上海《時事新報·青光·星期文藝》的《〈紫丁香〉題記》中，葉靈鳳說：「四年以來，我始終在作一種新形式的嘗試，想採取電影的爽快明朗的手法，平淡新鮮的修辭，描寫生活在都市脈搏裏的感情的變幻。」這一「嘗試」也的確是成功的，因為恰是這四年的作品，構成了葉靈鳳海派小說或者說「小說家的小說」的代表性基調。他擅長寫大都市的光怪陸離，都市男女的情感變幻，而他又始終刻意進行小說做法的實驗。他對莫泊桑、契訶夫、紀德、莫朗、海明威等人的偏愛，莫不基於小說的風格結構。他理想中的短篇小說：「用着最敏銳的觀察力，從整個的人生中爽快的切下了一段片，藉着這一個斷片暗示出整個的人生……」（《關於短篇小說》）

《紫丁香》曾經列入施蟄存主持的「現代創作叢刊」，並一再出現於《現代》雜誌的出版預告，但最終，其他的書目大都出版了，而《紫丁香》「不僅未能按最初的設想推出，連書名也在廣告中消失了」。到

後來，葉靈鳳南下廣州、香港，編好了的書稿也毀於無情的戰火了。所以，陳子善認為，《紫丁香》在葉靈鳳生前並未出版，方寬烈編《葉靈鳳年譜簡編》一九三四年條下「小說集《紫丁香》，現代書局出版」的說法是子虛烏有的。（陳子善：《〈紫丁香〉的前世今生》，《紫丁香》編者序）

我這裏要補充的一個逸話是：《紫丁香》雖然在葉靈鳳生前未能出版，但另一部與他篇目雷同的小說集卻出版了，這就是益智書店印行的《愛力圈外》。益智書店是偽「滿洲國」時期位於「新京」（長春）的一家規模較大、實力較強的民營書店。據《吉林省志·文化藝術志·出版》稱，益智書店成立於一九三四年，「開始時，只經銷上海等地的經典、古文、醫學、小說及偽滿的出版物。一九三七年之後，書店經理姜殿昌辭職，股東宋毅擔任經理，成為編、印、發合一的出版機構。」宋毅對新文學有一定的鑒賞水準，又有意擴大新文學在東北的影響力，於是大量翻印一九三〇年代上海、北京出版的新文學書籍，並聘請編輯人員，自主選編新文學名家作品。包括茅盾、巴金、田漢等人的著作，以及《春風——現代小品》、《現代戲劇精選》、《爐邊夜話——名人散文選》、《薔薇之路——現代作家日記文藝》等合集。

我收藏的這冊《愛力圈外》，缺封面和版權頁，但從原書主寫於環襯的「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四日九九重陽日」的購書日期看，出版時間應該在此之前，又在宋毅擔任經理的一九三七年之後。考慮到葉靈鳳並不知此書存在，應該是益智書店自主編選的「盜版」。但雖屬「盜版」，編目卻是比較專業的，全部十一篇小說，與葉靈鳳自編的《紫丁香》篇數恰好吻合，甚至就連葉靈鳳一時「無從尋覓」而沒有編入的兩篇也給補齊了，這就是發表在《申報·自由談》上的《燕子姑娘》和發表在《金城月刊》上的

《莫娜麗莎》。葉靈鳳自己都沒找到，「只好任他們流浪在外」，而益智書店編者卻能找來，確是功力了得。

對比益智書店《愛力圈外》的目錄與葉靈鳳自編《紫丁香》的目錄，前者少了《紫丁香》、《七顆心的人》和《收藏眼睛的人》，多出的三篇，除了《燕子姑娘》和《莫娜麗莎》之外，還有一篇《愛力圈外》，並且拿它作了書名。這一篇，不僅葉靈鳳自編本沒有收入，陳子善的「完璧本」也沒有收入，甚至從不曾作為葉靈鳳的小說被本人和研究者提及。大家知道，與葉靈鳳頗有交集且某些方面相類的一位創造社前輩，也是著有一部《愛力圈外》的，但那是一部長篇小說，而這一篇，卻是四千三百餘字的短篇，是不折不扣的一個「斷片」，寫的是一對都市男女青年的一次散步。男女青年相戀六年，四年前男青年結婚，新娘卻是別人。四年後，已經離婚的男青年來找舊日戀人，得知她一直孤身未嫁，欲續前緣，女青年卻婉言拒絕。她說：「只要大家不忘記好了，十年不見，二十年不見，不仍是一樣的嗎？」選材、行文，都非常的葉靈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這樣一段話：

在這家寂靜的餐館裏，一個溫靜的，樸素的，百合花那麼一樣婉弱的地，和一個都市的，奢侈的，但是在靈魂的深處，卻藏着中世紀那麼無底的深情的他，在被命運注定的無可奈何的安排之中，默默地享受了瞬息的絕望的幸福。

不禁令人聯想起葉靈鳳在《〈紫丁香〉題記》中的一句話：「我所採取的人物，大都是在現代都市氣息中，同時卻具有一顆古典的心，一種中世紀的感情。」如此而言，《愛力圈外》確是葉靈鳳的一篇軟文無疑，只是最初發表在何處，葉靈鳳又為什麼未將其編入《紫丁香》集內，尚待進一步考索。

泡茶的「三要」



如是是我見
大同

識流跳到雲南老友的茶桌上。

跟老友兩口熟悉多年了，每次去做客茶敘，女主人都會將乾淨的茶海擺放齊整，用沸水將每人的小茶杯、公道杯、泡茶壺依次燙過，再取出宣紙包裝的普洱茶餅，用茶刀穩穩撬撬分解開來，用茶匙取出幾塊兒，輕輕放在迷你茶則上，然後將稱準的茶塊兒放入紫砂茶壺，用沸水沿壺內邊旋注後，將初

小型研討會上，教授發言時，認真的目光從黑邊眼鏡框上方直射過來，左手上下有力擺動配合着。他在強調關於「既要……又要……還要」的高見，順着他的目光和話語，我的意識

泡的茶水倒掉，第二次沖注沸水入壺片刻，就出茶湯經茶濾倒入公道杯，最後分斟給各位客人品嚐。

女主人對普洱茶頗有研究，每次泡茶非常認真，並要求客人喝茶也要專心，甚至不許品茶時，嚼嚙其他吃食。

認認真真請教何以她泡的茶最受歡迎，她便有板有眼地囑咐須做到「三要」：首先，投茶用量要準，這是指泡壺容積和投茶重量比例要準確，一般為一比二十，比如泡壺容積是一百二十毫升，投茶量就是六克；其次，沖泡水溫要準，如果是普洱熟茶、三年以上的生茶、老生茶，基本都是一百攝氏度的水溫，而泡綠茶的水溫一般控制在八十至八十五攝氏度；第三是泡茶時間要準，普洱茶前五泡，從注水到出湯在十至十五秒，

從第六泡開始，每一泡比前一泡要多五秒。掌握好這三準，就能泡出一壺好喝的茶。當然，前提是普洱茶本身也是好的，這個不是她指教的重點。

忽然想到，這不是典型的又一個「既要……又要……還要」嗎？

泡一杯好茶，尚且需要起碼做到既要投茶量準、又要水溫準、還要時間準，若想做好其他大多更難更繁的事情，要求做到這「三要」，恐不能算是什麼苛求吧。

重要的，大概是我們做事的人，得耐心細緻地，真正把那些「既要……又要……還要」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搞清楚、弄明白、理順當。

如此這般，想必事情，就能做得更好一些了吧。



「髹漆」與共

十一月二十七日，「髹漆」與共——清代廣作外銷漆器展覽在位於廣州的廣東省博物館正式開展。該展以一百三十餘件／套珍貴藏品，追溯中國漆藝的發展脈絡，解密嶺南漆藝的地方特色，向觀眾呈現廣作外銷漆器在對外貿易與文化交流中的成就與貢獻。

中新社



市井萬象